

深度 風物

虛擬偶像直播主在香港：誰在做？誰在看？誰在賺錢？

觀眾知道這些人設只是虛構，虛構人設與真實操縱者之間，「人格崩壞」的VTuber反倒營造了一種反差感，打破偶像刻板印象。

特約撰稿人 蘇啓康 發自香港 | 2021-11-09



「大家好，我是Rumii如月瑠美。」螢幕前的她以一把猶如娃娃的甜美聲音向觀眾介紹自己，直播時總是輕言細語，聲線尖細，夾雜一兩句流利日文。我帶着好奇心問：「你用了變聲器嗎？」她笑說：「沒有，我平時的声音就是這樣。」

聊天室中，觀眾和她討論的不是樣子或聲線，也不是直播內容，他們的對話裡充斥着大量問號。Rumii勸說不要只用「？」留言，但眾多觀眾仍淘氣地繼續發送。「第一次直播的時候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很多人（在聊天室）發送問號……」而後來直播時，「？」也會不出現，慢慢竟成為粉絲為rumii打氣的符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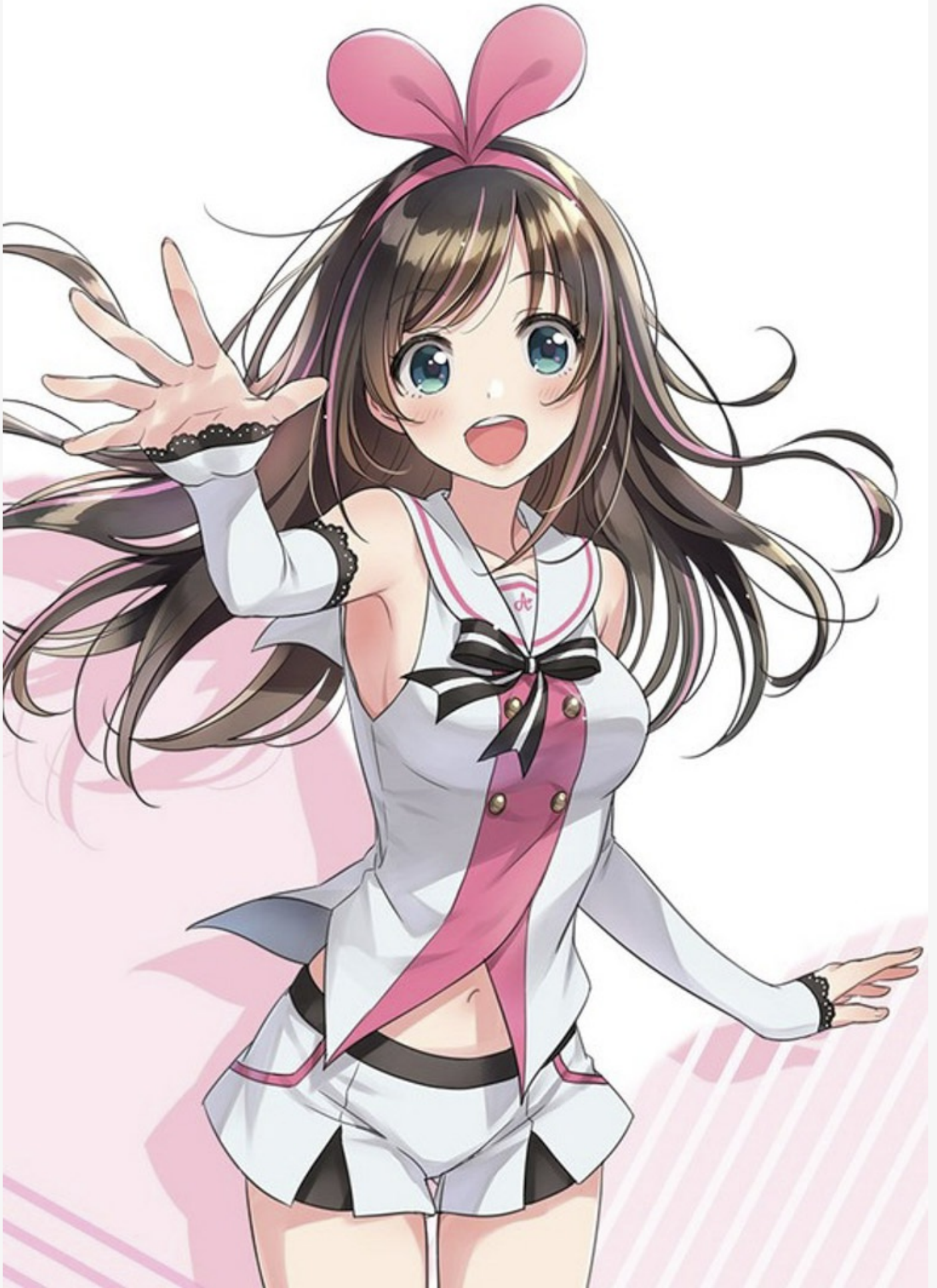
她漂白的頭髮與身後粉紅背景相搭配，微笑時雙眼眯成直線，說話時身體輕輕晃動，但口型似乎跟不上說話的速度，因而不太協調——這一切都因為，她並非一個觸得到、摸得清的實體，而是背後有真人控制的「虛擬

YouTuber」。

虛擬YouTuber (Virtual YouTuber, 以下簡稱「VTuber」) 是指在YouTube進行直播和發布影片的虛擬人物。此外，亦有其他虛擬直播主會把Bilibili、Twitch等網站作為分享平台。透過電腦的動態捕捉軟件，真人的動作、表情可以呈現在虛擬人物身上。VTuber的外表以動漫、插畫風格為主，而在背後操控的真人則被稱為「中之人」。

這個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，一名叫絆愛 (Kizuna AI) 的虛擬人物在YouTube創立頻道，並自稱為虛擬YouTuber，因其直播時表現傻氣逗趣，後來被粉絲戲稱「人工智障」。她曾在影片開玩笑說自己的衣服僅是投影，因此基本上是全裸狀態，結果被YouTube以涉及不良內容為由封鎖帳號，但其後獲解封並重新上載影片，頻道訂閱數亦迅速增長。

「VTuber其實是一個spectrum（光譜），他們佔據了不同位置。」VTuber的本質難以定義，各人對此均有不同認知，既可以是平易近人的朋友、搞笑藝人，也可以是偶像。



絆愛（Kizuna AI）的虛擬人物在YouTube創立頻道。網上圖片

VTuber的收入主要來自粉絲在直播時的贊助 (Super Chat)，讓粉絲表達對自己的支持和關注。部份VTuber亦會售賣周邊商品、接洽廣告，經紀公司甚至會替他們舉辦網上演唱會。根據統計網站Playboard數據，2020年全球前十名獲最多贊助額的YouTuber中，有七名都是VTuber，其中知名VTuber「桐生可可」更以超過1.5億日圓的贊助額位居榜首。

這個文化浪潮從2017年開始直捲日本全國，虛擬直播主經紀公司相繼成立，投入大量資金推動產業發展，例如虛擬偶像事務所Nijisanji（俗稱彩虹社）的母公司ANYCOLOR在2020年4月獲得19億日元融資，當中投資者包括Legend Capital、索尼音樂等。而日本科技公司COVER亦在2020年5月籌集 7 億日圓，旗下VTuber經紀公司Hololive有20多名直播主，已成為「百萬Vtuber」。

為了打進國際市場，Hololive把VTuber打造成偶像，並設立服務不同國家的部門，引入能操各種語言的VTuber，例如分別針對歐美和印尼市場的「Hololive EN」和「Hololive Indonesia」。噶鳴·古拉 (Gawr Gura) 為現時全球最高訂閱數的VTuber，已多達逾300萬人訂閱，亦是Hololive EN旗下的虛擬偶像。此外，Netflix於2021年4月正式推出第一位VTuber「N-ko」，是一個人和羊混合的生物 (sheep-human lifeform)。

「所以，大家喜歡看真實有趣的，也喜歡看能激奮人心、帶來心靈安慰的存在。所以我會說Vtuber是盛載了這兩種（功用）的存在。」

從虛擬YouTuber到虛擬偶像

但說到底，VTuber終究只是穿了皮套的YouTuber？「VTuber其實是一個spectrum（光譜），他們佔據了不同位置。」中文大學的趙偉強以VTuber為論文研究對象，亦就此訪問過不少VTuber愛好者。他認為VTuber的本質難以定義，各人對此均有不同認知，既可以是平易近人的朋友、搞笑藝人，也可以是偶像。

他認為虛擬偶像作為VTuber的其中一種展現方式，亦即是在VTuber身上添加偶像的屬性，例如身穿華麗服飾以劃分粉絲和偶像的階級關係，或者是以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，營造出時刻環繞粉絲的感覺，「他們（VTuber經紀公司）會塑造一種這個VTuber無時無刻也會包圍你，一種熟悉和親切的感覺。」他繼稱一般YouTuber不會運用這種策略，而只不過是眾多娛樂選項的其中一種。

大部份VTuber均有人物設定，描述關於該名VTuber的特質，例如年齡、身高、種族等，令觀眾更沉浸於虛擬世界。Aiden認為VTuber的人設具有兩個向度，第一個就是他們能夠忠於人設，言行一致地扮演自己的角色；另一個方面，這種言行一致會產生一種魅力，它讓觀眾看見自我不是現實生活中那麼不堪的「真我」，它是一個精神上可以鼓動、帶來動力的存在。「所以，大家喜歡看真實有趣的，也喜歡看能激奮人心、帶來心靈安慰的存在。所以我會說Vtuber是盛載了這兩種（功用）的存在。」

而另一個面向則是VTuber顛倒原本人物設定，展露出他們最真實的一面。Aiden坦言，觀眾知道這些人設只是虛構，所以與其看虛假的東西，倒不如發掘VTuber的真實個性，「如果貫徹不到的話，觀眾也會覺得對於這個Vtuber的理解還有很多需要發掘的地方，他總是能為我帶來新鮮和驚喜。」這些「人格崩壞」的VTuber反倒營造了一種反差感，打破偶像刻板印象。

在一個「娛樂至死」的世代中，我們活於虛幻卻渴望尋求真實。眼看到的不等於真相，看不見亦非一定是假象。Aiden說：「我們看見Mirror這麼多帥哥，常也會想：這是否真實的他？他們是否真的這麼kind、sporty和陽光？經常也會有這種焦慮，但如果看回所謂虛假一點的VTuber，這種焦慮反而會降低。」

虛擬直播主Rumii：我想成為大家的偶像

相較日本和歐美等地，香港的虛擬直播文化仍在起步階段，VTuber普遍缺乏經紀公司支援，大多自資經營和獨立策劃影片內容，這種情況被稱之為「個人勢」，即相較於以團隊經營的「社團勢」和有公司支持的「企業勢」。

Rumii是香港其中一名VTuber，頻道訂閱人數已達2.3萬多人，是同類型頻道之中最高，其後分別為「米亞MYA」和「MK妹」，訂閱人數為1.6萬多人和1萬多人。Rumii平時直播除了玩遊戲、與粉絲閒談之外，亦會舉辦不同活動，例如教授日文、翻唱歌曲等。她亦嘗試邀請其他VTuber合作，一起進行直播，匯聚來自不同頻道的粉絲。



Rumii是香港其中一名VTuber，其頻道訂閱人數已達2.3萬多人，是同類型頻道之中最高。圖：Rumii Ch. 如月ルミィ Facebook

「其實，我有一刻會想如果我是普通人類（形象）的V-tuber，又會變了一個怎樣的結果呢？不過我也會想做大家的惡魔idol，到現在還是這樣想。」

不過，她並非一開始就如此熱愛這種文化。「她們這把聲音可以維持多久？」、「有什麼好看？」兩年前第一次看VTuber直播時，她還是充滿疑惑。「可能我一開始覺得太新奇，對於比較新的事物，有少少抗拒，覺得好奇怪。」 Rumii及後發現Vtuber真的是全情投入飾演自己的角色，慢慢懂得欣賞他們。

Rumii深受Hololive影響，因而決定朝着虛擬偶像之路進發，成為一位帶給人希望的偶像。「看着她們閃閃發亮，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帶給人正面的感覺。」2020年3月，她曾經應徵為Hololive的Vtuber，把自我介紹影片投稿至該公司作面試，雖然最終未能入落選，卻堅定了她做虛擬偶像的決心。「我會想死定了，究竟要做什麼好呢？但就算是這樣，我也想成為VTuber。」

憑着這股決心，她在2020年8月開始籌備做VTuber的事宜：學習電腦軟件、委托友人繪畫角色草圖、構思直播內容，並在2021年1月發佈第一條影片。不過，在過程中所花費的資金對Rumii造成一定經濟壓力。「一開始沒有出道，委托的時候真的會好心痛，覺得用這麼多金錢，所以那時都會問自己是不是為了興趣？真的是我想做這件事，就給錢。」

對虛擬直播單純的熱愛，使她享受其中，即使未知付出的能否有回報，仍然堅持為興趣而拼搏。「其實，我有一刻會想如果我是普通人類（形象）的V-tuber，又會變了一個怎樣的結果呢？不過我也會想做大家的惡魔idol，到現在還是這樣想。」

除日常直播贊助外，Rumii在YouTube都設有不同月費的會員制，還把它們分類為「如月病」、「如月重症」和「如月末期」，不同等級的會員有各自專屬優惠，也反映了粉絲「中毒」有多深。她更推出了周邊產品，例如徽章、零錢包和毛公仔。但她來說，分享總比賺錢來得重要，「比起說我要賺回本，我會覺得有這個產品讓大家去買，這個感覺好好。」

Rumii因缺乏做虛擬直播主的經驗，令她不知道怎樣定位自己，加上在香港沒有前人借鑑，因此需要經常摸索直播的節奏、氣氛和風格，在她頻道成立初期，已有很多網友留意，影片觀看人數亦比其他Vtuber多，無形中給予不少壓力。「譬如說看見有200多人看，我就覺得要表現得有趣一點，讓別人不會覺得太悶。」

她坦言自己抗壓能力較低，感覺到壓力就什麼也做不了，「腦便會一片空白，好多東西都會被壓力影響到表演不好。」她希望自己有最好的表現，不想令觀眾失望，所以避免在直播時留意觀看人數，影響自己的心情。

打破人物設定 顛覆偶像定義

Rumii的人物設定是大魔王的女兒。魔界因被人類多次侵略，以致需要大量金錢支付士兵薪水，她逼不得已去人類世界賣藝幫補家計。看似虛幻的故事，卻是自我實現的目標。「我一開始也是想做理想中的自己。」她着迷於魔幻之事，渴望成為漫畫故事中的惡魔，靈感一來，只用了五分鐘便寫下了這個設定。

她與傳統印象中的惡魔截然不同。沒有鋒利的獠牙、凶狠的眼神、猙獰可怕的面容。相反，她穿的是黑色蕾絲的女僕套裝，粉白頭髮上有兩隻黑色小角，身上長了一條用蝴蝶結裝飾的尾巴，說話時不時露出小虎牙，潔白的臉上沾了一絲絲腮紅。



Rumii的人物設定是大魔王的女兒。魔界因被人類多次侵略，以致需要大量金錢支付士兵薪水，她逼不得已去人類世界賣藝幫補家計。圖：Rumii提供

「但因為我也會想行偶像路線，另一個人格有時候才會出來。」在兩個人格的拉扯底下，她不免感到迷惘，還未肯定轉變路線是好是壞。「如果真實的我應該是在兩者中間。」

Aiden認為人物設定對VTuber十分重要，因為這能讓觀眾在最短時間掌握關於VTuber的資訊，然後再決定是否花費更多時間在他們身上，「只要觀眾在好短時間grab到這些資訊，然後他就能夠自動篩選喜不喜歡這樣的人設。」他認為這個篩選過程是每個粉絲也會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「但是做久了以後，本身的性格就會慢慢顯現出來，現在有些放飛自我的感覺。」在一次直播中，有粉絲在聊天室寫上性器官諧音的留言，Rumii不以為意地說出，頓時意識到說錯了話，立即放聲大叫，氣到喘氣，不再理會觀眾。她形容這是自己的「第二個人格」，比較貼地和讓人容易親近，本來不是她粉絲的觀眾倒喜歡她這一面，「我覺得這樣關係也挺好、蠻有趣的，好像朋友一樣。」

「但因為我也會想行偶像路線，另一個人格有時候才會出來。」在兩個人格的拉扯底下，她不免感到迷惘，還未肯

定轉變路線是好是壞，「因為也不是好清楚香港觀眾會喜歡哪一類直播主，我會覺得無論我如何去想大家喜不喜歡現在的我，也沒有辦法選擇，因為我也沒有可能迫使自己回到以前。」

Aiden表示VTuber的人物設定是一種交織敘事，「我有自己的一套，但粉絲有自己的一套，Vtuber接受了之後又會有新的敘事出來，這個就是Vtuber和觀眾之間的互動。」這就如所謂的「偶像育成」，讓粉絲見證自己偶像的成長。

而遊走在真實與虛幻，穿插於現實與網絡，那個才是真實的Rumii？「如果真實的我應該是在兩者中間。」她說道。

虛擬直播：娛人娛己

Rumii打從一開始就想成為虛擬偶像，然而這個情況在香港實屬少數，更多的是希望用另一種方式分享自己的生活。香港VTuber子瑩沒有詳盡計劃、人物設定，或是明確目標。就算直播時沒有觀眾，她也能對着螢幕大說一番，理由簡單不過：娛人也自娛，不想有太多負擔，單純為了興趣。「之前我會覺得死定了，沒有人我說不說話好呢？去到後期便不理會，一邊玩遊戲一邊說話。」

子瑩的頻道訂閱數為5千多人，她本身是一個自由工作者，試過從事日文翻譯、動漫配音等工作。在做VTuber之前，她已經在YouTube分享翻唱作品，一直以來也想透過直播和粉絲互動，但礙於不想露面，還沒下定決心進行直播。直至VTuber概念的出現，讓她把所想的付諸實行。「大概是因為我自己有開頻道，本身就想用另一個形式與觀眾溝通，其實好多人也不想出真樣，所以便會用這個形式。」

「我和你這樣溝通，我們都知道大家會有一些身份、所屬，我們會有各自負擔，說話不能超過一定界線」Aiden對我說，「如果你是一個Vtuber，我們中間隔了一層，你不知我是誰的話，我可以做的東西就可以超越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個界限。」Aiden表示，VTuber能予人一個安全保障，同時帶來滿足感，去說大家怯於表達的話，做大家覺得尷尬的事。

而這延伸至創作來說，是一種創意上的突破，可以做到一般Youtuber無法給予的創作內容。他舉出彩虹社的企劃為例，當中邀請了一些男性VTuber把自己當作冰壺，在一個滿布潤滑液的地面滑行，「如果你一伙真人玩，是會被人投訴有傷風化，但大家其實喜歡看，是一些好out of the box的idea，就是因為有皮套保護着他們真實身份，才有這種額外的創作空間出來。」



子瑩的頻道訂閱數為5千多人，她本身是一個自由工作者，試過從事日文翻譯、動漫配音等工作。圖：子瑩提供

若是以立體方式呈現，方法其實大同小異，惟對電腦軟硬件的要求更高，例如以立體方式呈現的子瑩是用「VRoid Studio」，建構角色模組的過程更為複雜。為了更精準呈現人物的反應，真人可能需要佩帶頭盔等儀器。

子瑩亦不像時下VTuber會設計各種活動，大多數也只是遊戲直播，只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不知是否網絡延誤的關係，她在直播中經常有不同的笑料。「你在A關卡應該這樣打的。」觀眾在聊天室上發送了遊戲通關的提示。而現實上子瑩已經玩到B關卡。「因為我屏幕畫面和直播畫面延遲了一分鐘。所以經常出現觀眾仍然討論上一個畫面的話題。」

子瑩的人物形象沒有Rumii的來得如此魔幻，只是一個帶着淺藍色眼鏡，染了粉紅色頭髮的女子，與現實世界的人沒有兩樣。但要製作出一個VTuber的模型其實毫不簡單，首先，創作者要決定VTuber是以2D還是3D方式呈現。若是前者，創作者需要設計出VTuber的草圖，並用電腦軟件「綑綁」該人物的骨架，簡單來說就是令人物懂得郁動。

Rumii所使用的軟件程式是「Live 2D」，也是目前大多數VTuber所使用的。最後以鏡頭追蹤真人的動作和表情，透過「facerig」、「VseeFace」等臉部追蹤軟件令VTuber按真人指示做出相應動作。若是以立體方式呈現，方法其實大同小異，惟對電腦軟硬件的要求更高，例如以立體方式呈現的子瑩是用「VRoid Studio」，建構角色模組的過程更為複雜。為了更精準呈現人物的反應，真人可能需要佩帶頭盔等儀器。

從現實走到虛擬 把殘酷化為美好

「虛擬偶像可以有不同的種族，即是你可以有不同的幻想，有好多吸引的人設，這些都是好有趣。」Rumii本身作為虛擬偶像的粉絲，認為虛擬偶像比真實偶像更有詮釋空間，可以看到不同人用各自的方式表達角色，帶來更多不同可能性，「我會覺得原來這個世界會有這樣的人。」

以Aiden最喜愛的VTuber「小鳥遊琪亞拉」(Takanashi Kiara)為例，她本身是一名奧地利裔人，卻懂得說德文、英語、日語。Aiden表示，Kiara能讓自己見識到不同文化，「我也想成為一個這麼multicultural、globalised的人。」

」這也間接驅使他學習德文。

真人偶像總有一天隨年月老去，但虛擬偶像的外表卻可以保持不變，彷彿永遠陪伴着粉絲一樣，溫柔的聲線撫慰人們內心，其獨有的視覺語言也讓觀眾從現實走進一個虛幻世界。

「看Vtuber的時候你已經進入了另一個dimension（維度）的東西，你就不會看到現實世界。」Aiden表示，VTuber或可以幫助我們從一連串意識形態、政治制度、社會氛圍中抽離，尤其是這幾年如此動盪不堪，人們便會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，尋找所謂的「精神避難所」。

桐生可可曾在直播中展示 YouTube 後台數據的截圖，讀出訂閱觀眾的國籍比佔，其中顯示了4.7%的觀眾來自「台灣」，事件觸發中國網民聲討。她其後宣佈在2021年6月9日畢業（表示隱退），其最後一次的直播吸引接近50萬人同時觀看，是目前為止VTuber中最多的在線觀眾人數。一班香港粉絲組成「桐生可可粉絲會」，在她畢業前一天在巴士站燈箱登廣告。

被問及為什麼不觀看香港本土Vtuber的直播，粉絲會成員Frankie認為，香港虛擬直播主需要具有本土特色，內容要迎合香港人的喜好才能吸引觀眾，而不是單純挪用日本那一套文化。「為什麼不看正統的日本人做日本的Vtuber？要看一個不是日本人模仿日本人？」Aiden表示，香港部份VTuber嘗試模仿日本現行的那一套，例如起名會用日文片假名、影片的封面設計等，失去自己獨有的特色，是「畫虎不成反類犬」。

虛擬直播文化由日本興起，然而香港有了本地VTuber，觀眾就真的會去看嗎？桐生可可粉絲會成員陳先生說：「我的母語是廣東話，聽一個香港VTuber用廣東話，但是說一些偶像的說話，我個人覺得有羞恥感，我自己看都會尷尬，想迴避這種尷尬。」另一位成員EC表示，不會看香港本地的虛擬直播主，因為VTuber的圈子很大，有很多選擇，自己雖然聽得懂廣東話，但不會選擇說母語的VTuber。

William一直有關注虛擬YouTuber的資訊，也是Rumii的粉絲。他認為Rumii與日本虛擬直播主雖然相似，會說日語、唱日文歌，但同時具有香港本土特色，是「日本包裝，香港味道」。另外，他覺得Rumii很有做直播主的天份，能隨時引人發笑，「她有時會做一些好搞笑的事情，不經不意地做了出來。」對他而言，觀看Rumii的直播就如與親密朋友聊天，「過程中我找到共鳴，好像朋友之間的關係，即是你找到一個談得來的朋友。」

Hololive旗下的虛擬偶像也會為她們的粉絲起名，就如姜濤的粉絲稱「姜糖」，Anson Lo的粉絲則稱「神徒」一樣。Aiden指出，VTuber經紀公司有其獨特的營運策略，幫助VTuber和觀眾建立某種特殊關係，「但這種關係的本質是什麼呢？還是好曖昧，而我覺得這種是一種戰略上的曖昧。」

桐生可可粉絲會成員陳先生說：「我的母語是廣東話，聽一個香港VTuber用廣東話，但是說一些偶像的說話，我個人覺得有羞恥感，我自己看都會尷尬，想迴避這種尷尬。」



Rumii。圖：Rumii提供

不能被複製的VTuber

人們對虛擬直播主印象總離不開那嬌滴滴的聲音，但子瑩仍然保持自己原有較低沉厚實的聲音。「我掙扎了一段時間，如何算好呢？但我又不想遷就我的聲音做一個形象出來，後期我放棄了。做自己喜歡的形象，說自己習慣的聲音。」子瑩在決定做VTuber的時候，曾介懷低沉聲線會否有影響表現。「我有試過調高一點，即是很可愛的那種。」訪問期間她嘗試調高聲調，聽起來自然而然，「我覺得別人做沒有問題，我做的話有少少想打自己，最後還是放棄了。」

虛擬VTuber同樣具有創作者的身份，其直播和作品內容才是最重要，和現實一樣不能只行偶像派路線。即使人物外表、設定怎樣吸引也好，沒有人格魅力和特色，也終歸也只是一個披着美麗外殼的普通人。虛擬偶像背後真人的性格才是吸引人看下去的原因。Aiden則表示，才藝和性格這兩方面在每個VTuber身上的比例也不一樣，「就好像try and error一樣，今次人格魅力佔兩成，才藝佔八成，但訂閱數可能還是好少，便再tune一tune。」

VTuber界中有「轉生」一詞，其中一個意思是指VTuber皮套的改變。Aiden認為VTuber為了帶動人氣而轉生是可以理解的事，但對粉絲而言未必能夠接受，因為他們追求的是「中之人」和皮套那種外表和內在的配合，兩者缺一不可。例如絆愛曾在2019年設立了額外3個分身，除了聲音外表沒有任何改變，但事件仍然引起部份粉絲的不滿。

Vtuber模糊了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界線，Frankie表示即使虛擬偶像在現實多麼不堪，都可以接受他們的性格和設定，當中的矛盾、衝突反而令他們變得更為有趣。「就算一開始的設定是可愛、乖巧，觀眾發現他真實的一面，原來很巴辣、野蠻，觀眾都會喜歡。」他認為VTuber最重要是與觀眾聯繫，維繫直播氣氛，令觀眾覺得這個人是獨特，不可以隨便被取替。

「我是一個和觀眾距離感比較大的人，就是因為這樣，留下來的都是好喜歡我的粉絲，真是被我的直播吸引。」Rumii雖然不擅長與粉絲維繫關係，不會逐一回應他們的留言，但直播期間還是堅持與粉絲互動。「有些人覺得留

言你也不回覆我，就去找其他人看」。從一開始不懂與人相處，到能與觀眾自然地說話，Rumi表示做虛擬直播主幫助到自己與人溝通。「就算我不用翻看（以前的影片），也會感覺到和一開始的自己在說話方面是真的有成長，無論是在聲音、內容、感覺方面。」

人們對虛擬直播主印象總離不開那嬌滴滴的聲音，但子瑩仍然保持自己原有較低沉厚實的聲音。「我掙扎了一段時間，如何算好呢？但我不又想遷就我的聲音做一個形象出來，後期我放棄了。做自己喜歡的形象，說自己習慣的聲音。」

虛擬VTuber作為一種文化產業

VTuber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觀眾在直播時的Super Chat, 亦有來自影片的廣告分紅及廣告收益。Rumii表示一開始沒有想過要全職做直播主，只是想可以賺一些零用錢。但隨着她的知名度提高，收入漸趨穩定，「現在做下去叫我做全職也是可以」。

她每個星期大約會開4-5次直播，而每一次的贊助由數百元至千元不等。在2021年4月1日，粉絲曾為她舉辦愚人節活動，Rumii在短短兩小時就獲得逾一萬港元的贊助。

子瑩指出，VTuber因為語言關係受地區性局限，而廣東話族群本來就比較少，香港VTuber難以吸納新的觀眾，商家看不到商機自然不會投資，因此她現時做虛擬直播主也為興趣為主，未有轉做全職工作。

ACG文化（動漫、漫畫、遊戲）在香港仍屬少眾，喜愛這種文化的人或被認為「宅」和「毒」，被貼上不善交際、玩物喪志等標籤。作為ACG衍生出的VTuber的前景看來更為惡劣。Frankie認為VTuber在香港是有機會發展，只是需要粉絲以行動支持偶像，「Vtuber是沒有影響力的，有影響力的是那群支持者。如果沒有Superchat，很多人也沒有用。如果要培養一個習慣，首先要給錢，我相信香港很多人都肯給錢支持。」

「因為我覺得目前問題是觀眾好少，如果要支撐這麼多個全職VTuber，以現在的觀眾數量，其實是不足夠。」Rumii說。「我會希望有一日可以多些人看VTuber，不過，我們也不知道這一天何時才會來，只可以默默地努力，因為其實大家也不知道將來會是怎樣。」

網絡文化

虛擬偶像

直播